

太原印象

## 汾河湿地的江南韵味

任志霞



“葭吹六管动飞灰，便觉春从地底回”。每年春天总有一个愿望，希望看到朱自清先生笔下“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的那个瞬间，但一年年的，这些调皮捣蛋的小草总是和人变戏法似的呼噜噜咕嘟嘟地一夜之间就冒出地面，瘦弱鹅黄的三两片小芽儿歪斜着身体，打量着微冷却也春意盎然的世界，一如我们惊喜着它们的萌发。

汾河景区湿地公园的早春颇具江南韵味。日日看过去，日日给我们新气象。一层薄薄的春雪，是冬留给春的最后一份礼物。湿地公园里的白鹭或展翅滑翔于水面之上，或与嘎嘎的水鸭抢夺食物，或傲然立于颤巍巍的树梢之巅，思考鸟生。春雪下着的那日，拍到一只立于岸边的白鹭，突然就想起郭沫若先生《白鹭》中的一些文字：“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形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凡夫俗子的我是写不出这样精美文字的，我只有深深的折服，折服于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早春的北方没有白居易笔下红胜火的江花，却有绿如蓝的水波。这早春的水波挣脱冰层的束缚，温温柔柔地映照着还未着绿衣的芦苇、河岸及各色树木。行走于春雪滋润过的堤坝岸边，地是软的，风是微冷而不刺骨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春的信息。

“爱春春浅如稚童，爱晴连日无雨风。”早春时节，全新的季节，一切都是欣欣然刚张开了眼，比百花繁盛更让人喜悦，因为刚刚出发，因为远离着凋谢，像清浅的孩童，像青葱的少年，远没有到可以看到人生高处和起伏的时段，只是安心懵懂却又极其清新地成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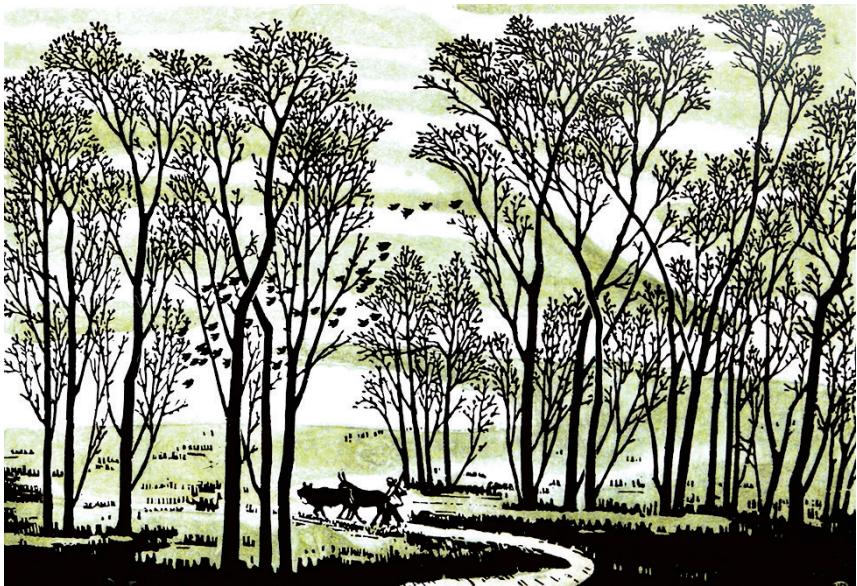
一年四季，只有到了春天，人们才愿意把季节的风光景致当成一种喜庆，念念不忘。

春光满面，春光明媚，春光烂漫，大好春光，灿烂春光……人们给了春光太多的赞美，也更愿意走出户外，走进铺天盖地的春光里。

花红柳绿，莺歌燕舞，阳气升腾，万物都在春光里生发向上，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春光里感受到春的生机勃勃，也都渴望能在春光里有所作为，以不辜负这美好的季节。

走在春光里，身是暖的，心是热的，情绪是昂扬的，尽管大步向前吧！

心灵小品  
春光  
尚九华



大地回春(套色木刻) 肖晨作

连载



59

苏华著

■ 作家出版社

## 《大夏禹都》节选

因为对峙了三十年之久的“郑毫说”和“西毫说”，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说”，既没有找到当年李济主持殷墟考古发掘的甲骨文“地下档案库(H127)”，来作考古人裁判的根据，又没有“对于史料之范围及采集史料之方法”，所用多为

到了傅斯年作《夷夏东西说》一文时，才明确地指定：“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小部分，即渭水下流。”

五十年之后，傅斯年所圈定的夏朝舆地，几乎和李济的学生、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所划分的中原彩陶核心区完全相符，李济有了对徐旭生调查“夏墟”发现的五个遗址重要特征的关注：

1959年，有一位河南的老考古学者发表了他调查所谓“夏墟”遗址的简略报告；在五个遗址的遗存中，他所取的重要特征如下：

(1) 颍水北岸的，告成八方间遗址(登封县)：出龙山、仰韶陶片。

(2) 颍水入库处碎关数遗

址(登封县)：出龙山、仰韶陶片。

(3) 阎堦遗址(禹县花石镇)：出龙山陶片。

(4) 谷水河址(禹县)：出仰韶陶片。

(5) 二里头遗址(偃师县)：范围广大似属商代早期。

这三县(登封、禹县及偃师)均在平汉路以西。

这一简略的报告，虽不能证实彩陶文化代表夏文化之假说(按：指徐中舒提出的“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但却可以加强这一假说可能性的力量，并可证传说历史中，有若干成分构成了史前的主要事件。

面对傅斯年、李济和夏鼐对考古人的忠告及他们考察上古史和史前遗址的做派，探索夏文化，确实应该像殷玮璋所提倡的那样：“在反思中前行。”

“嫦娥三号”飞落月球，广寒宫与紫微、太微、天市和月球结缘，让我想起这样一件事。中国唯一，也是全球唯一的临汾红丝带学校的学生，走出国门去看世界。学生们行走在瑞士日内瓦的大街上，发现个奇怪的现象，这座城市不大，林立的楼房比所在的尧都古城多不了多少，可这里的国际性组织很多。刚看到联合国欧洲总部，又看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刚看到联合国难民署，又看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刚看到世界贸易组织，又看到世界气象组织；刚看到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又看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眼花缭乱，多不胜数。为何？因为这里现代化进程早，占据了先机，所以城市不大却有国际大都市的气派。在世界近当代发展中，哪个国家占了先机，科技前沿便可以留下国家的印记，航天探月领域同样如此。

紫微、太微、天市几个星垣的名称标识在月球，真令我欣喜。在这几个星垣中，我尤其喜欢紫微这个名称。众所周知，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原来是名为紫禁城的皇宫。皇宫为何名为紫禁城？禁字好说，皇帝宫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地方，该止步的人到此禁足。紫字则与紫微紧密联系。联系的动因是先民把紫微星垣，与上古圣君帝尧联系在了一起。道教中设有天官、地官和水官。他们分别是很有作为的君王尧、舜、禹。帝尧为天官，就住在紫微垣中，因此称紫微天官大帝。他不仅给人间降财，还要让大伙儿过得幸福。简言之，便是降财赐福。因而，紫微大帝的紫字就与禁字缀连一体，成为皇宫的名称。

更令我欣喜的是，随着“嫦娥三号”的款款降落，月亮上真正有了玉兔。玉兔在神话里善良乖巧，把广寒宫神奇的桂树叶捣碎，供神仙服用治病。每天干完活，就陪伴嫦娥说话解闷。当然，还会把嫦娥备好的毛巾和烧开的水，送给砍伐桂树的吴刚。吴刚累了擦把汗，渴了喝口水。那这玉兔何来，为何乖巧得谁都喜欢？在网上一搜，说法多种多样，将这些神话一融合，便可以组装出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后续故事。

了解这个故事不妨从李商隐的诗句窥视。他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看看到了几千年后唐朝，李商隐还在误解嫦娥，认为她偷吃了长生不老丹药，只能面对碧海青天夜夜孤独寂寞。处于事件中的后羿，弄清真相更为不易。后羿被逢蒙灌醉，酒醒后嫦娥早已奔向月亮。逢蒙糊弄师父，说是师母偷吃丹药私奔了，后羿不信，可丹药不见，嫦娥不在，只能唉声叹气，信以为真。多亏嫦娥托梦于他，这才弄清原委。事情搞清了，但他们无法团聚。后羿再次找到西王母，倾诉了心中的苦闷。正巧吴刚砍掉的树叶可以做药治病，西王母便推荐他去月亮上捣药。帝俊记恨后羿，他无法显露真身，西王母让他化身玉兔在月亮上与嫦娥团聚。

原来玉兔就是后羿呀！这个神话很完美，但是真实的月球却很荒凉，没有桂树，更不会有玉兔。“嫦娥三号”让月亮有了玉兔，她落月稳当后，从怀抱里缓缓走出了探测器，探测器的名字就是“玉兔一号”。2013年12月15日，“玉兔一号”正式踏上月面，开始巡视勘察，留下第一履痕迹！

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由此派生出成语：雪泥鸿爪。世人留下的雪泥鸿爪再珍贵，也没有“玉兔一号”这第一履足迹珍贵呀！

神话里的玉兔在广寒宫捣药治病，“嫦娥三号”载来的“玉兔一号”则是科学考察。“玉兔一号”拥有玉兔勤劳肯干的美德，落月即缓缓前行，投入工作，移动4次，累计29.7米。继而，转向“嫦娥三号”的西南方预定约40.9米的科学探测点移动。移动，积跬步而移动，终于累计行走114.8米。而且，不是单纯行走，沿途打开各类相机和有效载荷，摄录了大量珍贵的探测数据和图像数据。

当代人类正在把神话变为现实，“玉兔一号”似乎在说，中国也在踔厉奋发，紧跟时代的步履！

图片来源：百度网

被顾颉刚“古史辨派”弄得一清二楚的伪材料，不总结和反思，寻找出差距与不足，夏文化的探索仍将停滞不前。诚如顾颉刚的高足刘起釪不无幽默地说：“是不是盘庚甲骨不和武丁以后甲骨一起藏在小屯而藏在殷墟他处，目前尚未发现呢？如果哪一天能够发现出来，那么安阳之为盘庚所迁之殷，就无可动摇了。如果有哪一天在偃师毫地下发现盘庚时的甲骨文，那么盘庚迁殷是迁偃师西亳之殷，也就可成为定论了。”

许宏对“郑毫说”和“西毫说”也有一个自己的判定：当一个议题多年来聚讼纷纭、久议不决时，是否就要考虑该命题的合理性、可行性或方法论上出了什么问题，与武丁至帝辛都殷这个“唯一解”和“信史”相比，二里头分别被推定为夏都斟鄩、夏桀所都、商汤都亳，郑州商城则被推定为商汤都亳、仲丁都亳，而给新发现的偃师商城贴的标签，更是五花八门，从商汤都亳、名相伊尹居城、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的桐宫(邹衡持此说)、商王太戊新都、盘庚都殷，到辅都别都陪都或军事重镇，不一而足。人们不禁要问，前殷墟时代是信史时代吗？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自证性文书材料参与互证，这类问题能解决吗？有学者风趣地总结道，“郑毫说”的大本营在北大(邹衡为主帅)，“西毫说”的大本营在社科院考古所(以赵芝荃等学者为首)，主战场则在河南！作为“郑毫说”和“西毫说”分别认定的最早的商都，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城头变幻大王旗”，双方都把自己认定的主都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而加以强调。

历史